

●访 谈



针对愈演愈烈的影视剧重拍热创作现象——

呼唤原创迫在眉睫

—访剧作家陆天明

□本报记者 高小立

举在提倡革命经典翻拍和改编,以减少原创剧、尤其是现实题材原创剧的风险。不管它出于什么原因吧,央视这一个多月的播出实际情况,对影视制作界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记者:一部作品能被改编甚至被反复改编是件好事,验证了一部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经典所在,使作品中永恒的东西继续激励和鼓舞着后人,这一现象

作出这个时代经典的勇气和责任。现实题材中,除了当代家庭婚恋题材,几乎拿不出几部反映当代中国人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

陆天明:说句实话,剧作家、编剧的待遇要比小说家、诗人们好得多。用同样的时间写一部影视剧要比写一部小说的经济收入高许多倍。在个别情况下高出上百倍、几百倍都是可能的。也许正因为写影视剧是个“挺来钱的活儿”,反倒让不少的影视作家“浮躁”起来。只想到无风险地挣钱,而很少再去想“创作”这两个字必须包含的那种神圣的“本意”。人只要钻到钱眼儿里去了,原创不原创与他又有何关系?反正拿字换钱就行。不过,原创性问题,

在文学界也同样存在,但它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由于篇幅的问题,这里不去深究它了。倒是你谈到的第三点,我认为是个要害中的要害。由于回避现实、远离了大众,远离了最新鲜的现实生活,自然就谈不上“艺术和审美的新发现”,更谈不上“艺术家应有的思想高度”。有两点我认为我们必须加以特别地关注:一、有些作家本身反感下生活,反感去体验生活。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相信一个生物学家,绝对不会反感进实验室。一个天文学家绝对不会反感使用望远镜观察天象以验证他对天体运行理论计算的准确性。我就特别不明白身为作家、剧作家为什么如此反感下生活。难道多知道一点老百姓当下是怎么生活的,多知道一点世界当下的生存境遇,不好吗?我说的下生活,当然不是指时下流行的那种所谓采风式的走马观花转圈尝鲜。二、作家、编剧们往往也不敢去贴近生活,贴近现实。以我的实际经验,贴近、搞原创,再加上说话真话,是要有艺术精神的。怕麻烦,那还不如不去贴近、绕开现实,搞些戏说、改编、重拍。久而久之,是不是就造成了你说的“一窝蜂去翻拍和重拍”的现象了?

记者:大概正因为你说的这些原因,跟风创作,过于追逐商业利益,浮躁、缺少沉淀、更缺乏充电,难得“十年磨一剑”的耐性和寂寞等等现象就不一而足了。因此很难产生当年像您的电视剧《苍天在上》、麦家的电视剧《暗算》那样能引起轰动的、充满着原创性的、确能让人耳目一新的力作了。

陆天明:当然,近年来好的原创剧远不止于你提到的这两部作品。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不少作家和编剧在悉心地、艰辛地从事着原创性的写作。我相信上边你提到的“一窝蜂现象”终不能成为中国艺术创作的主流而左右了我们创作的今天和明天。

记者:我们知道,创作的初衷往往是因为被某一个故事、某一位人物或某一部作品所打动后,才有了创作冲动,继而真诚地投入进去,和主人公共同经历。比如您创作电视剧《命运》时,肯定不是游离在外的,您跟着剧中人物重新经历了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所以您在落下最后一笔后,会感

动地哭出来。但现在的创作缺少这种真诚和投入,自己都没被感动,怎么会感动观众。

陆天明:是的,先要感动自己,才能打动读者和观众。先要燃烧起自己,才能燃烧起别人。这是艺术创作的一个铁律,也是一句老话。呼吁艺术创作者走进中国气象万千的现实生活中去。现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老外都热衷到中国来“寻宝”,我们自己为啥要把自己关在“中国现实”的大门之外,偏要执著于那些冷饭呢?

记者:随着影视剧产业的发展,这个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影视剧创作上一定存在着不小的难处。作为一位始终坚守于现实题材创作的剧作家,您一定有很多的切身感受。

陆天明:我的这些切身感受和“牢骚”,在上边谈其他问题时,已经抖搂了不少。总之是一个字,难。由于影视剧的特殊性,历来都是允许改编和重拍翻拍的,也支持它更多地关照历史事件。但原创,特别是现实题材的原创性写作,仍然是它的生命本源和强大生命体征的主要表现,也是它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的主要标志之一。尤其对于正处在激变和求变中的当下中国和中国人,更需要用影视这种最大众化的表达形式来转告他们的生存意愿和诉求。为此,几十年来,我给我自己在影视创作上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规矩:绝不改编别人的现成作品。坚持面对现实。虽然显得有些生硬和偏激,但我想历史会证明我的真诚和苦心。而且事实也告诉我,在艰难前行的路途中,总能找到志同道合者,最后帮助我来完成每一步的跨越。

记者:呼唤原创、尊重原创,就要重视影视文学创作,建立剧本创作机制,再就是有必要加大作家参与影视剧创作的力度。

陆天明:比起影视编剧,小说家们有一个特别的本性,就是只搞原创,几乎从不改编或“重写”、“翻写”。在这个意义上,能有更多的小说家投入影视剧创作,显然对提升影视剧的原创性是有大帮助的。但有些小说家搞惯了个人化写作,习惯了一个关门来写。成不成都由自己说了算,最多加一个编辑。但影视剧的写作,除了叙事方式的转换,让小说家们最头疼的是,往往要听许多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婆婆”较多,许多小说家,尤其是成熟的、成功的小说家往往不能忍受这么多“婆婆”一起来“修理”他(她)的作品,视影视剧写作“为患”,流行着千万不能“触电”的说法。“婆婆”多确实让人难受。但这种并非只在中国才有的影视创作中的“婆媳关系”,也不是就一定不能料理好的。你把“婆婆”的七嘴八舌当成提前介入的观众诉求,心态也许就能平和了,也能从容了。只要你的作品好,大多数“婆婆”还是“通情达理”的。除非你触及了某种底线。说一千,道一万,要别人来尊重、重视,关键还在于自己。也就是说,重要的是自己能拿好东西出来,别的,都是假的。

陆天明:当然,近年来好的原创剧远不止于你提到的这两部作品。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不少作家和编剧在悉心地、艰辛地从事着原创性的写作。我相信上边你提到的“一窝蜂现象”终不能成为中国艺术创作的主流而左右了我们创作的今天和明天。

记者:我们知道,创作的初衷往往是因为被某一个故事、某一位人物或某一部作品所打动后,才有了创作冲动,继而真诚地投入进去,和主人公共同经历。比如您创作电视剧《命运》时,肯定不是游离在外的,您跟着剧中人物重新经历了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所以您在落下最后一笔后,会感

●吐为快

综艺节目莫再次走入同质化

继高烧退热的选秀和相亲类节目之后,荧屏现在又掀起一股浓烈的“冲关热”,其势头较之以前有过之无不及。各地卫视在相亲节目的死胡同撞到南墙之后,似乎又一窝蜂地闯进了另一条死胡同,火爆之余难掩其毫无新意的同质化窘境。

相亲节目一夜蹿红,得益于对敏感话题的炒作,靠制造争议选手来吸引大众的眼球,很多时候甚至是道德底线进行挑衅,再加上观众猎奇心理的推波助澜,想不火爆都难。不过,在电视这个公众平台上,想通过展示人性丑的一面来提高收视率的做法,注定走不长远,这也是国家广电总局为什么紧急叫停和限令整改相亲类节目的原因所在。

相对于相亲节目的敏感来说,冲关类节目不但不会触及敏感话题,也用不着费尽心思地去制造话题,而且最大的好处是制作成本要低于一般的娱乐节目。其实冲关节目走的还是以前游戏闯关的传统路子,只不过把游戏舞台搬到了露天的水上乐园,它玩的就是简单纯粹,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选手们在冲关过程中状况百出,笑料不断,看着选手连滚带爬掉落在水中是观众们的一大乐趣,这种老少皆宜人人都可参与的草根路线着实为电视台赢得了可观的收视率。

但是,观众短暂的热情不代表对节目的长期认可,如果电视台仍然走不出模仿和内容雷同的老路,同样难免一死。创新是节目的生命力,要想节目持续受人关注,就不能固守着一种模式和风格,要始终站在观众需要的最前沿,只有革陈出新,节目才会有竞争力和吸引力。

在电视娱乐节目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各地卫视的常规武器还是“克隆”,而且还是毫无创新的全盘拿来主义,一档很好的节目火爆之后,全国各地争相模仿陷入混乱,把主要心思都放在了追求一时的效果上。因为缺少改革创新和成熟的操作机制,加上只求快不求精的粗制滥造模式,绝大多数娱乐节目的生命力往往都很短暂,然后再模仿再消失,从而陷入无序的恶性循环。

实际上,把体育竞技作为综艺娱乐节目的一个立足点,这个选择还是不错的,也符合电视传媒的普及性和平民化,如果电视台能够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作出自己的特点,完全可以走出电视娱乐节目同质化的困境。

生根于贫瘠的土壤,以其顽强的生命,倔强地破土而出,以其不择地而生的性格攀生蔓延,人间开始出现一片新绿。这片新绿的种子随风披靡遐迩,造成了绿色的世界。春风助其生,野火遏其长,然则它带给人们的喜悦,是毋庸置疑的。诗人最是敏感,描写草的莽莽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草带来的幽情逸趣:“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以草状离愁别绪:“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当然草也不尽富诗意,苟自甘堕落,则为腐草;挡道塞路则为崩榛;生无伦次则为荒葛。

将草比附于文艺,则有“草根文化”,这一般是中性词,言其自生自灭、言其土生土长、言其质亦且野。粗陋不等于鄙俗,野莽亦非指卑劣。这其间没有划一的属性。草根文化甚至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沃土,是不可忽视的普世同享的文化,它无所不在地注入整个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之中。

专业的文艺家们从草根文化汲取丰富的营养,远在春秋之世,孔子删诗,留下诗三百,剔除桑间濮上之音,删去郑卫淫逸之词,目的只有一个,即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这“思无邪”正是“心诚”、“意正”(《大学》)的前提,历史上凡是得以流传的经典文化著述,都不会忘记这精神上根本的追求,而“这根本善”本是与生俱来的,只是发掘则有之,不发掘则消遁。

目前反对文艺领域出现的非主流倾向——“三俗”即所谓:“低俗、庸俗、媚俗”。“三俗”文化正是违背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必以刈之的塞道崩榛和冒途荒葛,它们正日复一日地浸淫以致损害着我们民族的灵魂。

草根文化倘若是真的、善的、美的,那就有着不息的生命力,它们可能成长为葳蕤的文化大树,我们可以举出东、西方的两株大树作为比列:中国的赵本山和美国的卓别林。

他们的相同之处是:生于贫贱,衣食无告,在生活的底层跌打滚爬,最初饱受过人们鄙视的尴尬。然而他们的相同处是都有一颗皎然不滓的纯美心灵,同时无可否认他们于艺术上有着超凡脱俗的天才。

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美国,工业化带给人类好处的同时,卓别林别具慧眼地看到资本给社会带来的不公,机械化所具有的盲目性和对人类智慧的漠视,他用大智若愚的哑剧、用幽默滑稽的形体,展现他淋漓尽致的批判。《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凡尔杜先生》都成为了经典之作,他对小人物的恻隐之心,包含了大师的广大悲怀,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本性的思考。

而赵本山则处于中国社会伟大的转型时期,一个备受帝国主义侵凌、宰割,饱受屈辱的民族在站起来的过程中,生活在最底层的族群,欢欣鼓舞地迎接中国自强、自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潮。他们有着一种对新事物的热爱和追逐,尽管其中包含了他们的幼稚、误解和小小的虚荣心,但其主导精神则是质朴、纯良和信心。赵本山的名作《相亲》《昨天、今天、明天》《火炬手》,都代表了亿万农民的心愿,它也引发了人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性的思考。

有人说赵本山的作品只是“真”,谈不上“善”,更谈不上“美”,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真、善、美是三位一体的艺术存在,这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美学的问题了,“真”之反为“伪”,“伪”为不善,“真”为善。真、善、美具之矣,美必在其中。

卓别林平足前行,罗圈腿;赵本山佝偻弓背,拖沓身,这都不碍其内质之美。最肤浅的审美,乃是视电视广告以剔透晶莹、袅娜作态为美,其实那正是丑的所在。

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那希莫多,奇丑之人也。驼背、眼疾、歪嘴,行步怪谲可笑,然而雨果的伟大在于他把一个最美的灵魂渗透于其怪丑的身躯,使之千古留芳。

赵本山由于文化的缺漏,正在努力读书练字,以其睿智培养人才。而学生中亦有不能尽如人意的,染上“三俗”之病的,恐不能归咎于赵本山。赵本山对学生的忧虑和时时的提醒,可谓用心良苦。

卓别林和赵本山都是天才的喜剧演员,亘古以还,一个节目能使亿万人同一时间捧腹不禁,迄今为止只有这两个人。能如此,于喜剧演员亦足可自慰矣。

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高扬英雄主义旗帜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唐德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38集抗战题材电视连续剧《永不消逝的电波》8月31日起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

该剧改编自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保留原作故事情节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剧情的可看性,创作者让剧中人物站在不同立场,相互交织碰撞,故事情节丝丝入扣。酷刑、密电、窃取情报,同一战壕的“革命假夫妻”情感挣扎,不同立场的“亲兄热弟”反目成仇等戏剧元素汇聚在一起,节奏紧凑、情节紧张、悬念重重。

剧情真实与人物刻画上的真实可以说是该剧的两大看点。该剧是在原影片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作,对原影片有传承,也有创新和突破。全剧高扬英雄主义旗帜,在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与当前收视市场的融合统一上,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契合点。整部作品基调高亢,将英雄精神、献身精神和革命的理想爱情融入在生动具体的故事讲述中,给观众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剧作在人物塑造上,着力呈现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如李侠、路梦惠、何兰芬等。(倪)

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讯 经过专家、中国视协会员、观众的共同评审,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各大奖项已产生。电视剧《解放》荣获电视剧最佳录音奖,《中国往事》荣获电视剧最佳照明奖,《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电视直播》荣获电视文艺最佳导演奖,《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电视直播》荣获电视文艺最佳摄像奖,《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荣获电视文艺最佳美术奖,《澳门十年》荣获电视纪录片最佳编导奖,《长安街》荣获电视纪录片最佳摄像奖。

此届金鹰奖获奖者都被邀请参加将于9月20日至21日在湖南长沙举办的金鹰节。根据金鹰奖章程规定,电视剧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和优秀电视节目主持人奖需在第8届金鹰节期间举办的颁奖晚会暨闭幕式上由实际出席晚会的演员和主持人按其排名顺序现场揭晓,男女演员投票结果排序前四位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排序前六位者为最终获奖者。

今年参加金鹰奖评选报名的作品总数共有716部,其中电视剧149部;文艺节目206部;电视纪录片224部;青少年节目70部(其中动画片26部、少儿电视文艺节目44部);电视节目主持人参评作品67部。

(艺文)

本报讯 央视《乡村大世界》十周年大型公益庆典活动日前在江苏昆山花桥东南东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庆典活动包括2010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乡村大世界》十周年庆典晚会等内容。

《乡村大世界》栏目是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唯一的大型综艺节目。十年来,该栏目以“让全国农民乐起来,帮一方水土富起来”为宗旨,以弘扬中国乡土民俗文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为己任,一直坚持送文艺下乡,坚持深度挖掘乡土中国的精神潜质,以全景式综艺手法展现地方的综合面貌,致力于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综艺节目。此外,《乡村大世界》在节目形式上不断创新、不断开拓,曾前后与五百多个县、市合作,在广大农村、乡镇享有很高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作为庆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同时举行。论坛由江苏

《乡村大世界》走过十周年

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中央电视台七频道《乡村大世界》栏目联合主办,江苏昆山东南东文化创意产业园、苏州茵梦湖集团承办。数百名来自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专家学者,中国台湾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了论坛。论坛上,与会者围绕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及不足、文化创意产业的前景及对策、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及问题等不同的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此次论坛旨在促进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交流合作,反映出两岸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相互增进了解、交流合作的共同愿望。而活动举办地东南东文化创意产业园,融原生特色与时尚元素为一体,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和谐搭配,正是两岸文化创意产业交流合作基地建设的一次积极尝试。(徐健)

在反《三俗》中的思考
□范曾